

夫妻冤家

王丽萍 鲁书潮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I 247.57/376

夫妻冤家

王丽萍 鲁书潮 著



I JQIYUANJIA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夫妻冤家

作 者:王丽萍 鲁书潮

责任编辑:汪修荣

责任校对:张 宇

责任监制:江伟明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江浦第二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2 印张11

字数:270,000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300册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9—1379—7/I·1287

定 价:14.5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1

城市人的生活每一天都是一样的：从它的开始到它的结束，你很难玩出什么新的花样（当然，如果阁下是大款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），如果说它有什么区别的话，那也只是因为职业的不同，而有所变化。我们每天在迎着灰蒙蒙的朝阳，随着自行车的潮流，看着周围一张张急吼吼的面孔，在城市的街道上向前向前的时刻，不是常有一刹那的惶惑吗？

人的一生总不会就这样过去吧？

因此，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乐趣。这种乐趣，就是外国人常说的那种生活的“小情趣”，它装点着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还不至于那么灰心丧气，还能有向前的勇气，我们平淡无奇，缺乏诗意的生活才有那么一丝小小的光彩。

“良缘”婚纱影楼的摄影师夏理就是一个想在这方面有所发现的人。他个头不高，模样挺英俊，与其说他是一个摄影师，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从事电脑工作的工程师，因为他总是衣着整洁，说起话来静声静气，一点也没有艺术家的粗犷和豪爽（人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而他只要喝一小杯啤酒就会满脸通红，简直上不了台面），不但如此，他的身上还有一种南方人的狡猾、聪明和幽

默，但他的摄影还是在这个城市有一点小小的名气的，他的名片上也印着各种摄影家和美术家的头衔，也经常参加一些名流们的聚会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：身为军队干部子弟，他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与生俱来的清高，正是这种背时的缺点，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发展，但总的来说，他对目前的现状还是满意的——首先，他喜欢摄影这个职业，其次，他有一个相当漂亮的妻子，一个相当温馨的小家，因此，他对眼下的生活比较满足，或者换句话说来说，他是一个各方面欲望都不是很强的人。一个不思进取的人。

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，那就是面对那位非常令人满意的漂亮老婆，他有一丝委屈之感。

漂亮的老婆！

他的妻子杨春是一位国家干部——用时髦的说法，叫公务员。

她的单位有个绕口的名称：婚姻服务中心离婚登记处，专管有关离婚事宜。

她是一位相当漂亮的女性，有着一切漂亮女人所必需的一切：漂亮的容貌，漂亮的身材，最重要的，她还有一种漂亮女人难得的妩媚。

但此刻，大清早的，这两个人的形象却有些糟糕（这幅情景，与他们头上那幅光彩照人的结婚照相比，简直有些惨不忍睹），他们蓬头垢面，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夏理撕下了一张日历，看看日子，叹口气，开始发牢骚了：

“又是八号，有好几对预约了到我们影楼拍婚纱照，说是八号，是发号，吉利，我看哪，两个零头扭在一起，有得搞七捻三呢。”

杨春的声音很好听，她一边活动着身子，一边说：

“到我这里来办离婚的也不少啊！什么发，发得两个人吃不消了，干脆离掉！”

于是，夏理总结道：

“不晓得是不是前世作孽，你给人家办离婚，我给人家拍结婚照，你那里给人家分开，我这里又给人家合拢。”

“说清爽啊……你那里没有给人合好，当然我这里就要分开哩！”杨春立刻给予还击。但他们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：

“反正我们就是冤家一对！”

“是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！”

“那我们现在聚一下头怎么样？时间大大的有。”

“得，得，你省省力气吧，烦不烦啊！”

于是，两个人各走各的，向着各自的单位奔去。

城市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2

杨春刚刚把办公室理干净，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，只见一个犟头犟脑、衣着散乱的家伙闯了进来。此人叫许平步，是杨春的姐夫，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，在杨家素以胆小怕事著称，是一个完全被大姐杨冬管牢的人。只见他那微微有些谢顶的头上冒着汗光，眼睛却有些发红，他往凳子上一坐，一副人到中年，百事不顺的气鼓鼓的样子。

杨春惊讶了，她端起自己的水杯，抿了一口，笑着说：“姐夫！你跑这里来干嘛？有事打个电话就成了呀。”

许平步没有作声，拿出香烟自顾自地抽了起来（那种低档香烟的气味可真让人受不了）。口直心快的杨春皱了眉头：“啊呀呀，姐姐不管你呀，怎么抽起烟来了，也不问问我，我这里可没有烟缸啊……要抽到外面去抽吧！”

许平步猛抽几口，然后探头探脑把烟头从窗口扔了出去，转身面向杨春，以一种坚决的口气说：“杨春，你听着，你认认真真

地听着……”

“我正认认真真听着呢。”杨春放下水杯，坐了下来，她倒要看一看这个姐夫有何高招。

许平步点点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要离婚，跟你姐姐杨冬离婚。真的。”

杨春一下子坐不住了：“你搞什么啊，这种玩笑可不是好开的呀！说这种话要折寿的呀！”

“就是折寿我也要离婚，我这次是忍无可忍了！不在沉默中爆发，便在沉默中死亡！”

杨春惊讶地看着他（现在的体育教师真是了不得，也会咬文嚼字了），摸摸他的额头：“你不是说胡话吧？”

他没有发烧，他自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如此清醒过，他甚至还挥动着手臂，像是在对着一大群观众发表演说，继续他的胡言乱语。他向杨春投去渴望的目光，他似乎完全忘了，眼前这位漂亮的少妇只是一位普通的听众，而不他的小姨子。“其实……我对你姐姐怎么样？你清楚，她清楚，大家都清楚！”

“就是啊，你对姐姐之心日月可昭，还离婚干什么？”

“就不用麻烦日月了。可她对我怎么样？你不清楚，他不清楚，大家都不清楚！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，我都吓死了！姐夫！”

“你知道有一句话是真理，知道吗？”

杨春认真地看着他。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！用在我跟你姐姐的婚姻问题上，再再恰当不过了。”

杨春吃惊地看着他，他还在长篇大论：“大概在你姐姐心里，我是个没有脾气的人，是个面团子，怎么捏都可以，平时，她讲什么我就是什么，她叫我往东，我就不敢往西，她是全家第一，世界第一……但凡事总有一个限度吧？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，翻

我的东西，充公我的东西的地步了……你晓不晓得，一个男人最恨女人哪一点？就是翻他的皮夹子！杨春啊，你姐姐就是这样做的！我要再忍的话，就是寿头一个了！”

也许是他的声音太大，杨春看见不时有人从她门前过，于是她只好站起来，摆了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：“姐夫，这样吧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不如我请个假，我们一起回家慢慢说。”

可体育教师许平步似乎铁了心，还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：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要离婚！”

杨春根本不予理睬，她走到门口，生气地：“你说离婚就给你离婚啊，我就这样给你办了呀！也不想想，你要离的那个人是我老姐！等着，我去请假！”

说完，她就走开了。她要把这个祸害送回家里去，那里自然有人会好好地收拾他的。

走了发泄的对象，许平步一个人在房里走着，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激动中清醒过来，相反的，正是这种难得的激动推动着他继续向前大胆地走去，他相当地兴奋，开始像伟人一样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，最后，他索性坐到了杨春的位置上，威严地瞪大眼睛，像一个大权在握的人，注视着前方（他觉得他的这副模样有些像邱吉尔那张著名的照片）。

这时，一对男女进了屋来，他们一进来不由分说地站到许平步面前，隔着办公桌，把两袋子糖往许平步的面前一放。

许平步看看他们，指指门口，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气指点道：“别走错了，办结婚的在隔壁。”

可那男士更是自来熟，他趋身上前，凑近许平步，用一种对哥们说话的稔熟语气说：

“知道！怎么？就兴结婚吃个喜糖，不兴离婚也吃个喜糖？我叫王水龙，天上一条龙的龙。”

那女的也是一个厉害角色：“就是么！离婚对我们两个来说，也是喜事么！我叫张凤凰。”

“对啊！就是解脱，我们两个都是好人，可好人不一定能在一起生活。”

“所以，与其不能给你幸福，就不如给你自由。”

“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由了，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。”

“没有幸福的婚姻，就是死亡的婚姻。”

“与其死亡，不如救活它。”

“救活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它，比如现在，让我们离了吧，同志！”

许平步使劲摇摇头，睁大眼睛，惊讶地看着这对男女，他完全呆了：天下之大，竟有如此高手，比较之下，他自己的那几招简直是不值一提，他立刻有一种惭愧之感，这种惭愧之感也使他明白了自己坐错了位子，他想站起来解释，但此情此景又使他无法说明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听了起来。

“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很好啊，真感到整个身心都融化了，可后来，我患了严重的妻管严，都已经到了晚期了……再不根治就麻烦了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，我管他他说我是干涉他的内政，我真弄明白了，两口子一道生活，怎么他还有他的内政？”

“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？天天晚上审查我的传呼机，一看到陌生的号码，同志不怕你笑啊，她一个一个地打过去，对方要是女的接的话，她好了，一晚上跟我闹革命！”

许平步一拍桌子，把对方也吓了一跳：“原来……你也苦大仇深啊！”

“还有，每天晚上我一睡着，她就翻我的口袋……把我的皮夹子查得仔仔细细，同志你说说看，我一个六尺男儿……”

张凤凰打断他的话，同时向许平步伸出五个手指：“五尺。”

“好好，我一个五尺男儿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么？”

许平步激动了：“她也翻你的东西？她也翻你皮夹子？那肯定不能原谅了，离了！我赞成！”

张凤凰一愣：“他人都是我的了，翻翻东西有什么不可以？你是什么东西，还帮他讲话，你的立场有问题啊！”

许平步也打断她的话：“我看是你有问题！男人家的东西好随便翻的？你太不懂事！他不要你是应该的！换了我，我也不会要 you！”

“你要我？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你！”

“天下男人都死光了，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暂停！先听我说么！她呀，岂止是翻东西……每晚睡觉前的必修功课你知道是什么？是汇报思想哦！今天想了什么？看到女孩子有没有动过念头？你是看她的大腿了还是看她的脸盘……有没有看她的波？”

许平步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紧握王水龙的手：“原来……还有比我更加艰难的人啊……我原来以为自己是最最困难的人……没想到，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啊……你说你说。”

王水龙愣了一下，看看张凤凰，她也看看他，两个人一时不知道如何说好，这时王水龙说：“还说什么呢？一气之下就来离婚了。”

“太一样了！真不知道现在的女人是怎样想的？为什么要管我们！你想想看，我们从小父母管，上学了老师管，上班了领导管，结果回到家里还要一个女人家来管！”

“就是啊，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！我们自己管不好自己啊！”

“我最最讨厌有人翻我的东西了……你想想看，人都有隐私的么……”

这时，杨春已经请好了假，回到了办公室，她站在门口，看

着这一幕，她倒真的生气了。“许平步先生你在这里说什么呀！”

王水龙和张凤凰看看杨春，又看看许平步，只见杨春过来后，许平步就让开了，杨春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看看那对男女，王水龙与张凤凰同时叫了起来：“你不是办事员啊！”

许平步一脸无辜地说：“我刚刚不是说过，同是天涯沦落人么……”

3

地铁里，许平步和杨春一前一后上了车。

“看你平时老实巴交的，怎么现在脾气这样大啊，大到敢离婚的份上了。”杨春真是百思不解。

“我老早已经变成了忍者神龟了……这次要不是你姐姐伤得我这样厉害，我哪里会冲锋陷阵到这个地步！杨春，就帮我们办了吧……”

“你想得也太简单了，你以为离婚是进商店啊，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……手续很麻烦的，先领表格，再到单位同意盖章，再到我们这里来接受调解，最后再进行财产分配，实在没法挽回了，就把结婚的红本本调成离婚的绿本本。”

许平步不作声了，杨春看看他的脸色（刚开始的那股子嚣张气焰似乎消失了一些，他大概也有一些后怕吧），低声说：“这是大事，你先到我家去把理由对爸爸妈妈和家人讲清楚了，理由不充分，家人不同意，我不会给你办的。”

“讲清楚就讲清楚，我怕哪个呀！”许平步又高声说道，也不管地铁里的乘客向他投来诧异的目光，完全是一副乡下人模样，这更让杨春吃惊了。

“姐夫！你是不是吃过什么补品了，整个人生猛海鲜一样，看

不懂啊！”

下了地铁，杨春就把这位姐夫向家里拖去，那里自然会有人来收拾他。

一回到杨家，杨母早已从杨春那里知道了情况，她先把一杯水端上来，放到许平步的面前，满脸是笑地说：“你喝呀……平步，俗话说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……平步，有什么事就对我讲……我帮你，我一定帮你！有什么我岳母大人给你作主！为你撑腰！”

杨春站在一边叫了起来：“妈！他可是一大早去我单位找了我的！”

杨母一听，也惊乍乍地说：“你们说啥啊！平步！她那种地方能去的啊！一般人是不愿意去的，不吉利的呀！就像我原先的单位，火葬场，哪个会来找我，都嫌晦气，避都避不过来呢！平步，你去干啥？”

许平步看看杨春，又看看杨母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见杨春点点头，说：“我走开，我知道你有话单独对妈妈说，你们慢慢说吧……”说着，杨春出去了，她也准备去找大姐杨冬。

“说吧，平步！是不是杨冬欺负你了？说出来，我为你出气，大不了把她骂一顿的，这个死丫头，我不骂她两句她骨头又发痒了，放心，平步，你是我半个儿子，我会给你撑腰的。”

“妈……她……”

杨母心直口快地说：“你是不是又犯妻管严了？”

许平步点点头。在老岳母面前，他也只有点头的份。

“我给你弄药吃，以后她再管你，你就使出来对付她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……看她还能把你怎么的！有我丈母娘为你撑腰呢！你身板子直起来！”

面对这样的丈母娘，许平步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来了……

杨老太太开始做思想工作了。

“平步，杨冬有什么不好的，你说吧！我做娘的不会偏心眼的，该说她的，该讲她的，我都会摆平她的！”

他低着头说：“你看啊……她对我管得太严了……妈，不是我说她不好，有的时候实在管得我……很难过的。”

“举例说明。”

“我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她，她再向我发工资，我儿子青云的零花钱都有八十块了，我才一百块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总有交际吧，同事面前真的一点面子都没有。”

“没问题，增加五十，一百五够了吧？我跟她说去！”

许平步看看杨母，有点心虚地说：“我只好偷偷地存私房钱了……”

说到私房钱，杨母也提高了警惕：“存了多少？”

“也没有多少……可昨天晚上被她发现，一下子全部充公！她还翻我的东西，检查我的抽屉……我想想生气，我还是不是她老公了？简直就是她的犯人么！所以，旧仇新恨一道加上，我就到杨春那里去了。”

“想干吗？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一咬牙：“离婚啊！”

杨母一拍巴掌正要说话，这时，老杨回来了，一进门，看见杨母坐在那里叹气，而许平步也沉默地坐在一边。杨母一见他回来，立刻说：“老头子怎么跳早舞跳到现在啊！家里有事情了！”

老杨是个退休理发师，业余爱好比较多，跳舞更是他的一大主要活动，只见他手一挥，大咧咧地说：“今天我学伦巴呢！喏，你看，这样跳的，一二三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发鸡槽疯一样！还不看看家里，出事情了！”老太婆可烦透了。

老杨一笑，说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一点家长里短的事么？”

“怎么？你知道了？”老太婆真有些吃惊了。

“知道什么？一看就看出来！你看看平步的脸色，像腌过的长缸豆，不是被老婆修理过才怪呢！是不是外边有啥花头啦？”

许平步一下子站了起来：“我绝对没有女朋友的，我发誓！真的，你老人家不要乱说啊！”

“就当我是乱说好了，没有就好，干嘛那么紧张。”说着，他走到许平步面前，摆摆他的头，然后又说“真要修理喽……你看看，稻草一堆啊……怎么配得上我的女儿？”

话音刚落，一块白色的理发布就往许平步的颈上一围，老杨操起了理发的家伙，在他的头上动起来。

“你呀！手骨头痒得不耐烦了？平步今天上门来有事的！”

“今天我有心情，怎么？不让理啊？平时请我理也不理呢！平步啊，你岳父大人可是特级理发师啊，理了一辈子的头啊，来来，你给我坐好。”

终于，客厅里响起了老太婆的声音：“啊呀呀，我的小祖宗呀，你们总算回来了……”

许平步一听那脚步声，立刻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她来了……”

“你别动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别动。”

“怎么？听说我的后院起了火了？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鬼火？”人还未到，大姐杨冬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在她身后站着杨春。杨冬是一个泼辣的女人，现在一个即将破产的国有商场当营业员，更是见多识广，小小一个许平步在她的面前，简直是一只小鸡爪子，只见她径直冲到丈夫跟前，高声喝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许平步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不怕你！”

许平步吓了一跳，也许是平时被她吓惯了，只是张着口，说不出话来。于是，杨冬的声音更高了。

“听说有人想跟我过过招啊……是不是你啊，平步？”

他正要说话，老杨一把按下他的头：“我正剃后面呢！”

他只好低下头来。杨冬索性搬了个椅子，坐在丈夫的面前，摆

出一副在自由市场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的架势，说道：“怎么？平步？今天这样空啊，来看看我的父母？”

许平步想说话，老杨又按他的头，他只好低头。

“找我父母来谈心？还是痛诉革命家史？”

许平步没有动弹的可能了，因为老杨正在为他理发。

“有什么想法回家我们单独教练一番，把老人牵进来，想他们生毛病是不是？”

这时，老杨剃好了许平步的头，老杨上前一看，掸掉头发，“不错，清头秀脸的，你们回家吧，这里叫你妈打扫一下。”

许平步看看大家，又看看杨春，欲言又止……

“怎么？你是不是有话对大家说？说啊！”

许平步看见杨母在扫地，老杨在收拾理发工具，杨春只顾自己看电视，没有一个在帮自己，他只感到一阵大势已去的恐惧，他犹豫地说：“没有啊……”

“没有还不回家去？”杨冬瞪了丈夫一眼，许平步只好跟着她一前一后地走出了杨家大门。

等他们走远了，老杨也松了口气，向着还呆呆地站着的老太婆和杨春说：“看见了没有，要不是我刚刚按着他的头，让他没功夫说话啊，两口子早吵（炒）成毛栗子了。”

母女俩看不懂了，齐声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“一炒不是都裂开了？我一进屋看你们的脸色不对，心里就明白了三分。”

“你们以为他们回家了就没有事了？”杨春还是不太放心。

“杨春，妈是过来人，公鸡打架头对头，两口子吵架不记仇，清晨一盆洗脸水，夜晚一对花枕头……”

“家门一进，房门一关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到了晚上，就好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夏理匆匆地赶来了。

杨春一见他，伸手关了电视机，叫了起来：“火都烧完了，你

现在还来当救火队长？”

夏理只好面对老泰山，说：“爸，妈……刚刚我碰到大姐和平步了。”

“他们没事了，”老杨对这个女婿还是十分喜欢的，所以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小女婿，辛苦你白跑一趟了！”

“不对哦……大姐的脸色像十级台风扫过一样，平步的表情简直就是上刑场啊，我看看不对，弄不好两个人真的有问题啊！”夏理向杨春说。

杨母一听，心就怦怦直跳：“要死了……不好呢！我一早起来眼睛就直跳，弄不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啊！”

“想想是有点不对劲，按说平步的性格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就这种平时不发作的人，一发作起来不得了啊！”

“他一早到我那里，真的像下了决心一样。”

“弄不好……会离婚啊，像你大姐这样的刚烈女子，性子一上哪里会低头，两个人都扛牢的话，就要出事情的。”

“啊呀！被你们说得我心里十五只水桶打水呢……要不我们去看看？”杨母有点担心了。

“对啊，老人一出场，他们总要给一点面子的。”

“对，本来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，大家一掺和，就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了。”

“那走啊！还说什么！”

于是，原本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此刻便成了全家的大事。用时髦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搞大了”。

4

一回家，杨冬的威风就显示出来了，她把一个信封“啪”地

放到桌上，声音之大，以至于让许平步浑身一震。

“给我说清楚了！这两千块钱哪里来的？”

他看看她，有点被她的威慑震住了。

“最近你天天夜里不回来吃饭，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好了，还说我搜你的口袋翻你的东西！你人都是我的了，口袋还不给翻啊！我翻是我看得起你，别人请我翻我都不翻呢！”

许平步还是没有作声。

“你说话啊！你不是很能说的吗？到我娘家都去说了，离婚登记处都去说了，现在为什么不说了？难为情了？还是哑巴了？”

许平步沉默着。

“哪里来的钞票？”

许平步看看她，有点怕她：“发的奖金。”

杨冬一把拿下挂在墙上的算盘：“奖金多少？哪一个月的？”

许平步看看她：“上两个月的。”

“一次多少？”

“三百。”

“二三得六，六百，还有一千四呢？天上飞下来的？还是中了奖了？”

“是中了一次奖……”

杨冬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真的？几等？哪里？”

“百货商店，我买了一袋洗衣粉，也就十块钱，中了……”

杨冬高兴起来：“老公，你手气真好！我从来没有这样运气过！”她发现自己太高兴，又板了脸色：“中了多少？”

“八百块。”

“真的？哪一家店？带我也去一次，我买十袋洗衣粉……”她发现自己又太热情了，就板下脸来说：“六百加八百，等于一千四，还有六百呢？”

许平步没有作声，不说话。